



百年前的一场文人雅集

——解码冰城荷花之始

□陈文龙

青莲。豪游追忆从园主，鼓榭风荷曲院前。”但是这些民国名士们，对荷花是否来自渤海古莲种，或由野生莲移栽成园艺植物，或从中原引种，均无叙述。马忠骏也仅自述道：“沙漠水涸，古无芰荷，余视水入池，菡萏着花，映日含笑，曰莲池。”

生物界的活化石 北迁的溪中客

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中国植物学家们对黑龙江荒野中的莲花做了广泛的调查研究。科研人员一致认定覆盖黑龙江西部、东南部江河及支流两侧的沼泽湖泊，或大型湖泊边缘区域的野荷品种均为黑龙江野生红莲，为东北红莲种群中最古老的一支。其起源于一亿三千五百万年前的黑龙江流域，因其形态特征及遗传性状，未受其他荷花种群的干扰而发生状态上的改变，因而被植物界誉为“生物界的活化石”。

而又有研究表明，鼎盛时期的渤海国，频繁朝贡唐朝。渤海莲花是由移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莲花品种获得成功，为唐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文化交流的使者。

现在无论黑龙江西部松嫩地区以及中、东南部江河支流、沼泽湖泊的荷花均属于北方红莲，渤海国引栽的也是这一品种。渤海国灰飞烟灭，作为园艺荷花尽数凋尽。

在白山黑水间闪电般崛起的女真人，令辽宋匍匐在地，俯首称臣，渤海、契丹故地及中原尽入金国版图。中原的舒适度，使女真人并不愿意继续在气候寒冷、生活条件恶劣的东北进行渔猎生活，他们大部分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土地。洪皓也仅记载居住忽汗河(今牡丹江中游)的渤海后裔擅长种植牡丹，“有数千十丛者，皆燕地所无”。在渤海盛开过的莲花或许随同野生红莲继续依赖江河泛滥、水流动向将种子传播荒野湖沼。

元明两代黑龙江地广人稀，也缺乏文人墨客发现并描写“隐匿”湖泊沼泽中的野生莲。至清初东北战乱平息，中原及江南文化流入漠北黑龙江，“日向和暖，大异曩时”。当地人都说：“此暖是南人带来。”回暖的天气，荷花重生如故。面对此景，方拱乾发出这样的疑问：“青蒿路尽处，花叶蔽秋川。岂料今生眼，还看此地莲。种经谁手植，名自几时传？苍莽疑身世，高江曲岸边。”

寒地莲花分外红

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哈尔滨太阳岛人工湖以及大庆龙凤公园分别引种野生红莲，并获得成功。受此鼓舞，哈尔滨乃至松嫩水域掀起了栽植荷花的热潮。此后，荷花也成为北国寒地黑龙江夏季主要的水生植物景观。

每逢盛夏时节，黑龙江各地栽植荷花的湖沼中，一朵朵美丽的花朵吸引游客接踵而来，一缕缕清风送来怡情荷韵，让游人以为自己身在江南，立于西子湖畔。岸边随风摇曳的苇蒲，真不是江南胜似江南啊！

黑龙江水域种植的大片莲藕，人们只是观赏莲藕的花卉，既是统称的赏荷观莲，却不挖藕，皆因黑龙江莲藕生长期短，藕形不大，作为食用藕价值不高。俗话说：“夏采莲于冬挖藕”，莲藕的收获季，黑龙江气候渐冷，池塘水温过低，下水挖藕对身体健康有伤害。黑龙江又有富含淀粉的土豆，可替代藕粉。莲藕以清炒、煲汤、做藕粉为主，又不是黑龙江人喜爱的食物加工方式。

偶尔黑龙江菜系也用荷花，马忠骏在哈尔滨南岗马家沟早期旧居改建的和平和宾馆，其餐厅在20世纪80年代末推出一款“北国风味宴”，十道热菜之一有莲蓬花扒熊掌，莲蓬不是食材，为点缀的陪衬。因此，荷花在黑龙江正如唐人卢照邻《曲池荷》中咏颂的那样：“浮香绕曲岸，圆影覆华池。常恐秋风早，飘零君不知。”

三足鼎立 各有千秋

——漫说荷花·芙蓉·莲花

□衣殿臣

我国是个花卉大国，一年四季，百花竞放。斗艳争奇，各展辉煌。春天，牡丹呈艳，柳翠兰芳；夏日，菡萏摇曳，榴红榴香；秋临，丛菊争发，岩桂金黄；冬至，寒梅傲雪，水仙灵光。1985年，经15万读者推荐和120位专家的投票，我国评出十大名花，依次是：梅花、牡丹、菊花、兰花、月季、杜鹃、山茶、荷花、桂花、水仙。当消息公布后，我很激动，用一周时间写了组诗《十大名花赞》，均为七言律诗。说心里话，在十大名花中，我最喜欢的还是荷花(学名: Nelumbo sp. 英文名称: Lotus flower)。因为它生于水中，亭亭玉立，纤尘不染，不蔓不枝，淡泊宁静，独幽自赏，只能远观，不可亵玩，可谓集梅之清、兰之雅、竹之傲、菊之淡于一身。故荷花素有“翠盖佳人”“花中君子”之美誉。

荷花最不同于众卉之处，就是它共有十个称呼，即荷花、莲花、芙蓉、芙蕖、菡萏、藕花、水华、水旦、水芸、水之丹。荷花乃多年生于水中草木之花卉，每到炎夏高温季节，花叶满池，红绿相映，荷风徐来，水阁香生，赏心悦目，气爽神清。秋冬叶枯，色转灰淡，雨打残荷，别具一番风情。故唐代诗人李商隐有“留得枯荷听雨声”之传世名句。

荷花虽然有十种名称，但绝非等量齐观，尽皆重要。据我的观察和研究，前三者荷花、莲花、芙蓉名头最为响亮，屡见报章书籍。它们不仅各有大量的观赏者，又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，那些赞美歌颂的诗词文赋，随处可见，数不胜数。这里，根据我的个人理解，对前三者及其诗词文赋做些分析介绍，以就正方家和读者。

先说“荷花”。其历史悠久，源远流长。远在三千年前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，便提到了荷花。如《国风·陈风·泽陂》中便有句云：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”这里的“蒲”，指蒲草；“荷”，指荷花。战国时期的大诗人屈原，他也在长诗《离骚》中说：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。”西晋著名诗人张华，他的《咏荷》诗，已初具唐代五律风格：“荷生绿丛中，碧叶齐如规。回风流雾，珠水逐条垂。照灼此金塘，藻耀君玉池。不愁世赏绝，但畏盛明移。”这首诗最为可贵之处，是张华首开专门咏荷之先例，状物抒怀皆有规范。尤其是结尾两句，写出了许多热爱荷花之人的共同心理。

唐宋两朝，不少诗人都写过咏荷诗，多有名作传世。唐代大诗人李白的《折荷有赠》便是一首力作：“涉江玩秋水，爱此红蕖鲜。攀荷弄其珠，荡漾不成圆。佳人彩云里，欲赠隔远天。相思无因见，怅望凉风前。”自古以来，我国

民间习俗便有春天折柳或折梅赠人送远行之举，而李白则在夏日折荷赠人，又知受赠之人哪里，只能望“荷”兴叹，其悲苦之情溢于言表。从字里行间推测，李白所赠之人，十有八九是“秋水伊人”，因为只有这样的淑女，才能和红艳艳的荷花相匹配。无独有偶，晚唐李商隐的荷花诗也有一个“赠”字，但不是赠人而是赠花，其题为《赠荷花》：“世间花叶不相伦，花入金盆叶作尘。惟有绿荷红菡萏，卷舒开合任天真。李商隐这首诗以“荷花”为由头，极力描绘铺陈花和叶的关系，通过鲜明的对比，阐释花与叶迥然不同的命运：花入金盆，倍受珍惜；叶落埃尘，无人问津。虽然如此，花与叶依然互相照应，不离不弃，这该是何等彼此关注的精神！中间两句是重点，告诉人们：这花和叶，卷舒开合，自由自在，不受任何约束，一派浪漫天真！此诗似有弦外之音。

宋代诗人也写了不少咏荷诗，如北宋苏轼《与王郎昆仲及子迈绕城观荷》、秦观的《荷花》都写得很不错，只是篇幅太长，无法征引，只能割爱。而杨万里的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，则是咏荷花诗中最为精彩的一篇，已被选入小学语文二年级语文课本：“毕竟西湖六月中，风光不与四时同。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”开篇两句即行议论，是虚写，目的是引起人们注意。试想，当读者看到“风光不与四时同”七字，有谁不想看下去，以便弄清其不同在哪里？后两句点出荷叶“接天”，荷花“映日”，红绿相映，彼此衬托，场面之大，景色之美，无与伦比！以此诗送友含有祝其前程似锦之意。

荷花的地位很高，非他卉可比。此花是印度、越南、马拉维的国花，也是中国广东肇庆市，山东济南市、济宁市，湖北孝感市、洪湖市，河南许昌市，江西九江市，四川遂宁市等八个城市的市花。哈尔滨的荷花，是1987年引进的。1988年我们几位诗友去太阳岛观光，刚走到水阁云天，吕尚一眼便看到太阳湖盛开的荷花，惊讶地说：“天哪，西湖的荷花怎么来哈尔滨盛开！”说完又很快吟出一首绝句《观太阳岛荷花》：“自古关东未敢栽，不期今日小池开。是谁习就瞒天术，偷得西湖一景来。”这结尾两句极具风趣，堪称佳句，我至今尚能背诵。

再说“芙蓉”，这种花分木芙蓉和水芙蓉两类，木芙蓉生长于陆地，比较常见，如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给林黛玉写的《芙蓉女儿诔》便是指木芙蓉。水芙蓉即是荷花，战国时期方有人提到这个名字。如《楚辞·离骚》：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。”清人洪兴祖《草木》对芙蓉

补注云：“其叶名荷，其华未发为菡萏，已发为芙蓉。”咏芙蓉的诗词文赋，也有很多。

三国时代才高八斗的曹植曾写过一篇《芙蓉赋》，很是精彩。开头两句便是：“览百卉之英茂，无斯华之独灵。”评价之高，无花能比。西晋诗人潘岳也在其《闲居赋》中说：“游莫美于春台，花莫胜于芙蓉。”把“春台”和“芙蓉”放在一起比较，说明闲时既有春台可游，又有芙蓉可赏。在历代咏芙蓉诗中，北朝曹植那篇《芙蓉赋》比较出色：“洛神挺凝素，文君拂艳红。丽质徒相比，鲜彩两难同。光临照波日，香随出岸风。涉江良自远，托意在无穷。”这首诗通过对比，强调芙蓉花要比洛神和文君两位美女艳丽多了，光为映照，风为送香，无与伦比。结尾两句似有寄托。

隋朝杜公瞻的《咏同心芙蓉》，则借物寄怀，以写男女之情：“灼灼荷花瑞，亭亭出水中。一茎孤引绿，双影共分红。色夺歌人脸，香乱舞衣风。名莲自可念，况复两同心。”明朝沈万乃借《采莲曲》盛赞芙蓉花，特别风趣：“解道芙蓉胜妾容，故来江上采芙蓉。檀郎何事偏无赖，不看芙蓉却看侬。”一对恋人，为证明人面美还是芙蓉美，特意来到江上采芙蓉，以便实地对照，这想法做法该是多么浪漫啊！据资料记载，清代陈元龙编的《历代赋汇》就收有七篇《芙蓉赋》。

后说“莲花”，亦是荷花别名，其称呼出现稍晚于荷花。南北朝之前逐渐兴盛起来。它叶大而圆，翠绿如盖，夏日绽放，主要有红白二色。均生在浅水中，地下茎长而肥厚，有长节。地下茎叫藕，种子叫莲子。藕节、莲子、荷叶可供药用，所以有人说“莲花一身都是宝”。



立秋来临，三伏天浩浩荡荡的暑气渐渐淡了。一早一晚刮起凉风，像清泉从身流过，清爽而惬意，空气中充满秋的味道。

有时，大朵大朵雄壮辽阔的云在依旧青葱的大地空迅速流过，似曾相识，转瞬即逝。呼兰河到了一年中最丰满的时候，泥沙俱下，翻滚着奔向远方。禁捕期刚过，河上常有绛紫色渔船来来往往，船上有一二人影，或立或坐，撒网收网，马达轰鸣中，小舟荡起的余波能一直滚到岸边。

夜里需要盖被了。如果开着窗，就能听到大地之上万草虫的鸣唱，柔远而坚定，每晚不知要叫到什么时候，就这样千百年地叫着，诚恳地叫着。有时，屋里也会响起这样的叫声，却找不到虫子在哪。偶尔会看见蝓蝓的身影，很小，和我童年看到的又黑又壮的蝓蝓无法相比。猫会循声去找，蝓蝓顺着墙根跑，猫就跟在后面抓，抓到一只，吞下，好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壮举。

秋到呼兰河

□张猛

这时，小区门口花花绿绿的小菜园一字排开，五颜六色的柿子也纷纷登场，品种一年比一年多。传统的馒头柿子又大又圆，紫的黄的都有，橙红的皮柿子鲜亮夺目，黄绿条纹的虎皮柿子，又大又尖的芒果柿子，以及淡黄的毛桃柿子。毛桃柿子有桃子一样的绒毛，最上面还有一抹粉红，摆在那里，真像个桃子。可我最爱吃的还是从前那种小黄柿子，皮儿薄，不酸，里面起沙。还有青绿的“酥不偷”，颜色特别，味甜汁多。小时候，不等柿子熟就摘，我奶奶就把一些快熟的柿子先摘下来，放到我们找不到的某个神秘的地方，捂起来。说不定哪天，也许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，她变戏法一般从柜子里掏出两个大柿子，让我眼前一亮，红的黄的都有，也不洗，直接吃，一咬一股水，比园子里的柿子还好吃，有股特别的味道。

立秋前，韭菜开花了，又到了砸韭菜花的时候。在祁家窝棚砸韭菜花时，我奶奶要领我去村里“赤脚医生”家借样东西——药碾子。村医很胖，一笑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全村孩子都怕他，要是谁家小孩哭闹不听话，大人就吓唬他，你再哭，李广民就来了，李广民就是祁家窝棚的“赤脚医生”。药碾子是铁的，很沉，我得和我奶奶两个人才能搬回来，一路上走走停停，不知要歇多少回。药碾子有个又深又窄的槽子，有弧度。还有个可以来回滚动的铁轮儿，两边有把手，可用脚踩，也可用手推。砸韭菜花时，我奶奶将一把把韭菜花放在碾子里，我坐在小板凳上，俯身垂首地推，不知要推多少回，那些无数顶着细小小白花的韭菜花不知不觉就被碾碎了，变成深沉的绿渣，有的从碾子边冒出来，我奶奶就用勺子再把它推进碾子里。

一股诱人的辣气从那个乌黑的月牙形碾子里袅袅升起，熏得我如醉如痴。这些鲜嫩的韭菜花，和酝酿了整个夏天的大酱，以及土地上一季新菜，陆续登上饭桌，成为岁月中最朴素最深情的点缀。